

義安學院學生會

針對湯壽柏報告書

呈
教育部長
義安公司

備

忘

錄

以湯壽柏爲首的〔義定學院發展研究委員會〕所擬定的報告書，終於在十月七日正式公佈。正如南大的王廣武報告書一樣，這份報告書廣泛引起各界的關注與研究。

作爲義安同學，我們深深感到學院興衰存亡和我們的前途利益是息息相關的。本着愛護義安學院、愛護民族教育之立場，我們對這份報告書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並把各方的意見加以綜合和總結，以供各方參考。

惡名昭彰的王廣武報告書改制南大，可是還不敢褻貶南大的地位。但〔湯壽柏報告書〕却公然的把學院原有基礎毀蕩無存，把高等學院之地位淪爲初級學院。這種陰謀詭計，不只嚴重損害學院的健全發展，同時也完全違背了創辦義安的宗旨，更惡毒的是在於摧毀華文教育。

我們更應該指出：報告書整個精神與政府一路來所採取敵視民族教育，扶持英文教育的態度不謀而合。更重要的一點是報告書與政府這兩年來歧視義安學院，企圖貶低和變質義安的手段是同一口吻。所以，報告書是根據政府的意旨而草擬，這點應是無可置疑的。

我們不否認報告書某些部份是值得參考的地方，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整個報告書的精神實質。我們堅決反對那些不顧基本原則，任意誇大問題的說法；我們也不同意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言論。換言之，我們絕不能被〔湯壽柏報告書〕中某些經過粉飾的表面現象所蒙蔽，而忽略它藏在烟幕中的醜惡本質。

我們義安同學，在捍衛民族教育的戰綫上，將堅持原則、立穩立場，我們絕不會受花言巧語所迷惑混淆。我們要求學院必須在原有基礎上，向上向善繼續發展。我們堅決反對湯壽柏報告書，因爲它是政府與公司勾結下的產物，企圖作爲變質義安學院之藍本。

湯壽柏報告書之產生根源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日是一個沉痛悲哀的日子，在這一天義安公司在報端發表了一篇遺臭萬年的聲明。該聲明指出：

(一) 公司不負任何義安新校舍建築之責。

(二) 倘學院成爲獨立機構時，公司將於金文泰路地劃出二十畝地，長期租借給學院，並捐出卅萬元。但這項建議〔在整個過程中，隨時都可能遭遇挫折。〕

(三) 工藝校舍的建築費，依公司看法〔必須採取謹慎態度，以避免這項不可能的負荷。〕

(四) 義安公司宗旨是：由徵用維持墳地和廟宇，而至幫助潮人的教育及潮人學校的經費，皆由捐助慈善事業的經費中撥出。縱使它具備有所需的助力，它本身是否能夠辦一間大學，這還是個疑問。

(五) 在一九三三年之義安公司法令下，義安公司的產業完全是祖先的產業，並非我等所能隨意動用，除非係符合法令所

規定，基此法令，義安公司與義安學院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組織機構，所以義安公司與義安學院之關係極需澄清。

(六) 由于公司龐大的開支，現金所剩無幾，難再發展其他事業，而學院歷來帳目，一路來蔑視公司的指令，而與建築商訂下合同。

從這篇聲明裡，我們不難看到公司的企圖：

(一) 企圖狡猾地把發展學院之責任藉着現款之只區區幾拾萬，推得一乾二淨。

(二) 將公司雄厚的資產，指爲〔完全是祖先的產業，並非能隨意動用〕，對資助義安事却隻字不提。

(三) 違背過去許下之諾言。前公司總理曾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廿五日義安開學典禮上重申：〔義安學院將由小而大擴展成爲大學，大學本部設在武吉智嗎六哩半處。連氏亞強調將義安學院擴展成一理想的大學是義安公司全體同人最終的希望。〕這些諾言，都是有力誘惑同學進入義安之條件，同學們對這些〔鼎鼎有力〕、〔大言不慚〕的保證印象猶新。難道當時的義安公司總理就沒有考慮到公司的經濟問題？難道連氏當時揚言利用公司富足資產來發展義安學院，只是一片謊言胡語嗎？不然爲什麼在陳錫九接任了公司總理后，就否定了前公司總理所作的保證，滅絕了學院發展的途徑？

(四) 企圖以資方不夠之藉詞，來蒙蔽社會人士，欺騙同學。事實上，在六月二日義安學院董事集體辭職時，連瀛洲氏曾向記者發表談話，對這些言論當作了坦然而無遺的駁斥，並提出三點理由：

(1) 公司資產雄厚；

(2) 過去公司津貼的三間中小學現已由政府津貼，那些款項可作擴展學院之用；

(3) 公司爲大眾的公司，應以〔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爲原則。

(五) 同學不能成爲代罪羔羊。由於公司董事之間爲了某種私人利益關係的存在或者其他事件，互相攻訐、爭權奪利，置學院千名同學切身利益而不顧，這種不負責任的辦教育態度，我們是絕對不能苟同的。我們認爲每一個高等學府的存亡興廢，不僅直接影響與她有密切關係的莘莘學子，甚至也間接影響了一個國家的命脈，興衰和聲譽。

由於公司執迷不悟，義安同學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基于上述理由掀起了一場

轟轟烈烈 爲保衛切身利益、爲求民族教育生存及更能發揚光大之大罷課正義鬥爭。

同學堅決要公司實踐諾言，公司在自知理屈的情形下，深怕受到各界譴責，利用了緩兵之計，將「學院是否能發展成爲大學」的問題，交給一個由政府推荐、由他們委任的所謂「義安學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去研究，因此才有今日「湯壽柏報告書」之出現。

這委員會于二月中旬成立，並于七月廿六日向義安公司呈交這份報告書。而公司在八月初曾召開董事會議談商有關報告書問題，結果因諸公對教育問題缺乏認識，只好議決交由「義安學院九人委員會」作他們所謂的深一層研究。由八月底至九月初這段期間，這委員會曾一連召開三次會議，結果在九月二日的會議上決定了接受這份出賣民族教育的湯壽柏報告書，作爲改制及變質義安的藍本。

根據九月二日當天的會議記錄，出席者是林守明、李毓湘、楊紹和、陳景慶、張泗川等五人。可是在同學代表拜訪公司各董事時，張泗川告訴本會代表，當天他只簽了名就離開會場，並沒有參加任何討論和決定。換言之，接受這份報告書只是當天四人的草率決定。對這一點，我們深感萬分的憤懣，因爲整個義安學院的前途就白白斷送在不及「九人委員會」半數的區區四人的手中。

透視報告書的精神實質

關於報告書的精神實質，星洲日報在十月十七日的社論中說得好：「……關於南大改組的王廣武報告書，像檢討義安學院問題的湯壽柏報告書一樣，它們對於本邦華文源流的高等教育問題的看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星馬分家的原來保守態度，跟殖民地時代的舊有觀念只有五十百步的差異，因此它們的基本出發永遠把華文教育看成側室，英文源流才是正統……」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嚴正指出，報告書的精神實質，褒貶義安地位使淪爲初級學院及摧殘民族教育的意圖與政府近年來的態度是不謀而合的。對這一點，我們將提出下列的事實加以證明：

(一) 在報告書第一章中述及：「……義安學院之創始人及其職員爲使義安學院代替南洋大學成爲能符衆望之一所華文大學，他們急欲証實義安學院將獲得成功，他們都懷着此種虔誠之精神與動機，唯其具有此虔誠之精神與宗旨方引起目前義安學院問題之討論，他們以極大之熱誠且急於期待夢想之實現……」我們深刻認識到，這段話只是企圖以表面現象來掩蓋問題的本質，創始人及職員夢想代替的欲望是有的，但以他們的能力能夠達到他們的欲望嗎？答案是絕對不能，除非

政府替他們撐腰，他們才有胆量幻想代替南大。

義安學院創辦當初，曾得到政府全面的「支持和協助」。而這種「支持和協助」，根據政府的觀點是應當時環境的需要，尤其是打擊「南大」的問題上，扮演過一次重要的角色。而當時公司創辦義安學院與政府曖昧關係的密切，從公司會議的記錄，可反映一二：

一九六二年七月廿八日，在公司第十六屆十三次董事會議上，主席連瀛洲曾說：「……自從去年以來，兄弟與各專家對教育部或謁見部長次長，或參加教育部所召開的專家會議，經多方接洽，結果本公司計劃，終於經過修改而達成協議，將本公司所創辦的學院定名爲義安學院。」

後來政府在憲報公佈，義安學院免受教育部管轄，與新加坡大學及馬來亞大學相同。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四日，第十六屆廿一次董事會議上，公司主席曾云：「……爲求前途的發展，本學院最終擬擴充爲一完整的大學。教育部也認爲是一個很合理的進展步驟，故此批准本學院肄業期間四年授學位，一切均照大學辦理……」

從這些事實，明顯指出創辦義安學院的計劃是不斷經過政府的修改，就是學院發展由小而大，逐步發展成爲一間完整大學，政府對這項計劃不可能不知，而且認爲這是一個很合理的進展步驟。

此外一個問題，對於三年制改爲四年制的大學制度也是得到政府直接的指示而修改的。下列的一段話是有力的說明：「……在當初計劃時，學院的制度是三年，授專業文憑，後來因教育部堅持要我們的水準必須高過南大，而南大爲四年制，我們的學生來源和他們相同，欲以三年時間辦得比四年的南大程度較高，事實上不可能，因此教育部方贊成我們改爲四年制，授學士位，至於一般社會人士，也均希望我們改爲四年制，符合國際大學制度……」（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特別董事會議上院長劉英舜部份演詞。）

連瀛洲氏曾在董事會議上發言：「……李光耀總理曾親自對兄弟表示，希望我們提高教師待遇，聘請優良教師，如果經費不足，政府自然會補助。」

歸納上面的事實，可得下列數點的結論：

- (1) 創辦義安學院的計劃是義安公司董事與政府細心的策划及不斷的修改，共同擬訂出來的。
- (2) 創辦義安學院，是得到政府的批准和贊許。
- (3) 學院由三年制改爲四年制，是在教育部堅持義安學院的水準必須高過南大的理由下修改的。
- (4) 政府曾答應如義安經費不足，自

然會贊助。

(5) 這一切說明創辦學院都得到政府預先的安排，一切都遵照政府意旨行事。

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可是今天，政府對義安學院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如果政府是有誠心協助義安學院的發展，就不會對這幾年來義安學院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採取不理不睬、視若無睹的態度。

(二) 另一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同學獲得助學金的數額逐年銳減。第一年有一百一十一名同學輕易得到助學金，第二年減至三十多名，第三年只剩下廿名，今年更慘僅有十名同學得到助學金而已。從獲得助學金的名額的急遽下降，就可以看出政府今天對義安學院的熱情幾乎是降至零度了，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義安再沒有可利用之價值，因南大已被徹底變質了。

(三) 近年來，政府的一些重要文告或部長們的演詞中，當提到星洲高等學府問題時，往往是有意或無意地漏掉義安學院，這真令我們費思莫解。難道政府部長們真的忘記了星加坡還有一間高等學府義安學院嗎？這絕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無意漏掉的，因為每年義安校慶的聚餐會上，我們的部長曾在學院的禮堂上，口若懸河，說了不少勉勵我們的話，但當他們離開義安學院后，却又把所說的忘得一乾二淨，這真是耐人尋味啊！

(四)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星加坡教育部長王邦文曾在曼谷召開之亞洲教長會議上報告說：「義安學院係義安公司於一九六三年作為一私人學府而設立，有技術、家政和語文教導，其水準係後期中學，供華文中學生的肄讀。」同學從報上得知這消息后，無不憤懣教育部長無理褒貶義安學院的資格及地位，並在校內掛布條、張貼標語表示抗議。最后，教育部長不得不承認這是翻譯上的錯誤。但對於義安同學及學院的尊嚴來說，實在是莫大的侮辱。

(五) 一九六五年，由教育部舉辦的教育展覽會，不懂當事人是有意或無意把義安學院的攤位安排在高等學府範圍攤位之外，而與工藝中學混在一起，幾經同學及院方提出抗議后，才勉強將之遷移到高等學府範圍之內。

(六) 最近，財政部長在致給本院商管系畢業特刊的獻詞中，祝賀該系畢業生獲得專業文憑（而非學位）。

(七) 去年義安同學轟轟烈烈展開了一場為求發展、為求生存鬥爭中，當時公司曾要求政府資助義安學院。政府表面上答應資助義安學院建築費三十萬元，但必須接受政府所開出的十大條件，其中一點最重要的是必須將學院改制為初級學院。后來因公司內部分裂，故此這項問題只好暫時擱置一旁。政府之企圖雖在當時無法得逞，但其窮凶極惡的醜陋面目，却以另

一種形式，在湯壽柏報告書中復活了。

以上的事實，並非出無因、無的放矢的，自有其來龍去脈，過去政府所表現的態度，已經完全反映在報告書上。政府近年來不斷企圖把學院扔出高等學府之外，而報告書更進一步建議把義安學院貶為初級學院，由此我們可知，湯壽柏報告書其實是政府意圖的反映，它的內容是以政府政策馬頭是瞻，其動機與居心的善良是值得懷疑的。

我們對於湯壽柏報告書的幾點看法：

一、湯壽柏報告書旨在把義安學院淪為初級學院

湯壽柏報告書這樣建議：「義安學院必須重新改組成為一公衆學院，所授課程其程度只達文憑水準，學院可於一九六七年招收這些課程之學生……從今年起，現有班級不再招收新生，一俟一九六六年進入之學生於一九七〇年完成他們之學業，目前之處置辦法必須停止。」（第四章：臨時之調整）

從這一段話中，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報告書的精神實質所在，它完全否定義安學院作為新加坡高等學府之地位，蠻橫無理地對學院今后之發展橫加腰斬，並且變本加厲，企圖把學院之原有基礎完全摧毀，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將學院淪為一所只發文憑，程度只相等於職業訓練學校性質之公衆學院。所謂公衆學院即初級學院，是應美國社會之需要而興起的一種半專業性的學院。「一所單獨設立的初級學院應屬於中等教育的範圍，而成為一種高級中等教育，初級學院實為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學校，列入中等教育範圍固屬常事。」（錄自各國教育制度）

初級學院之被介紹至本地，是得力於去年白、勝兩位美國老人（旁）之努力。「白、勝」報告書中建議將義安學院改制為介乎工藝學院之下、職業學校之上的一間學校，是完全從美國人之眼光來衡量本地之環境，完全忽視了當地社會之特殊情況。現在湯壽柏報告書竟原封不動地將之完全抄襲過來，作為變質義安的藍本。既不合國情，違反創辦之崇高宗旨，也完全違反了社會人士的期望，同學之利益因此被犧牲殆盡。尤其對於將義安學院由高等學府淪為一所等同職業訓練學校，完全與學院應「由小而大，向上向善發展」的教育原則背道而馳，這是無法寬宥的嚴重錯誤。

王廣武報告書在變質南大之餘，還不敢明目張胆褒貶南大地位，而湯壽柏報告書在這方面竟變本加厲，居然公開建議將義安學院從一所高等學府淪為初級學院，這種罪行，是任何熱愛民族教育者所不能寬恕的。

報告書在提出改制義安后，又加上這樣一段話：「我們認為過渡時期是必要的

……我們推於此過渡期間，我們將不預定它的期限，因為有太多可變的因素，把學院重新改組為一公衆學院，所授課程，其程度只達文憑水準。]（第四章：臨時之調整）[不預定過渡時期的期限]，其實就是[義安學院淪為初級學院后，永遠沒有機會再發展成為一所完整的民族大學]的學術用語。這就是報告書瞞騙和蒙蔽社會人士的本質，製造一層糖衣，以緩和同學們不滿的情緒。

2. 湯壽柏報告書企圖變更 義安學院之教學媒介語

我們在深研究湯壽柏報告書之后，發現它和南大之王廣武報告書完全是一脈相承，甚至比前者來得更徹底、更狠毒。在迫害民族教育與推崇[英語至上]的工作上，它們都是不遺餘力的。湯壽柏報告書，也企圖在[不應只以華文教學媒介為限]之掩飾下，企圖改變學院之教學媒介語，而以英語取代之，從而達到其摧殘民族教育，促使殖民地教育幽靈復活陰謀。

報告書上這樣寫道：[……義安學院應開放門戶招收各種語言媒介學校之學生（其實主要是英文源流的學生）。在此特別之工作範圍內，該院不應只以華文教學媒介為限，在必要與可能時，用英文或國語之課程亦應開設，俾使其他語文源流之學生有同等就讀之機會。]（第二章：義安學院之任務）

令人發解的是共同媒介語是什麼？無疑的當然是英語，我們對於這一段動聽的話的理解是：[義安學院今后應大量招收英校學生，以英語取代華語作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義安學院將不再是一所華文大學，其精神實質已被掃蕩無存。]這是報告書摧殘民族教育，變質義安學院的醜惡企圖所在。

我們並不反對其他源流進入義安學院，但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不能以此作為迫害華文教育的藉口，其他源流學生不能就讀義安，是他們自身華文程度不足所致。並沒有理由要我們改變教學媒介語或降低華文程度以適應他們的理由。為何政府當局不請星大或工藝學院降低其英文程度或增設華文課程以適應華校畢業生進入攻讀呢？其真正企圖正如星洲日報十月十七日社論所云：[它們的基本出發點永遠把華文教育看成側室，英文源流才是正流。]這正反映了殖民地教育政策之本色。

3. 在「人才過剩」與「 適應社會需要」之藉口 下遂其改制之意圖

湯壽柏報告書在[人才過剩]與[適應社會需要]之藉口下，主張義安學院必須改制為初級學院，才能[與國家之需要

相輔而行]。

這種論調，完全是在自圓其說，為其改制義安學院找藉口，這是一種蒙騙世人的手段，完全與我們所建議的義安學院必須由現有之基礎[向上向善發展]之原則背道而馳。我們要問義安學院現有之三部七系有那一些不是當前社會所需要的？怎麼會產生人才過剩的現象？可惜報告書對於這些都沒有給我們明確的指示。只是以一種架空而濶邊際的諸如[人才過剩]、[配合星加坡工業發展之需要]之類的空洞字眼，而建議義安學院必須開設一些諸如[推銷商品技術，無線電與電視工藝，鑄金術、木器製作業、飼養豬與家禽及培植藤蕪與蘭花等課程]為藉口，從而達到其改制的企圖。[發展研究委員會]是否認為這些課程才是社會所需要的，而大學教育之研討就不是社會所需要的嗎？[發展委員會]既誇稱新加坡工藝教育之完善，為何不在此等學校開設這類課程，而偏要以此作為改制義安之藉口？由此我們可知所謂[發展研究]，其實就是在研究如何摧毀義安學院完整之大學基礎，如何阻礙民族教育之成長。由一所相當於大學程度之高等學府淪為一所資格只等於職業訓練學校之初級學院也算是[發展]嗎？這是否符合政府口口聲聲所標榜的：[容許各民族教育自由發展]之政策呢？這正好說明了新加坡教育政策之精神實質還沒有脫離殖民地教育之窠臼。政府當局如果有誠意的話，大可在不違反義安現有之大學基礎上附設此等科目，這不但違反培養適應社會之人才的政策，而且相信也為大多數人所歡迎。

所謂[人才過剩]與[重複設置南大所已設置之課程]，完全是一種似是而非捨本逐末的說法。義安學院現有之三部七系：(1) 語文部之中文系與馬來系；(2) 商業部之會計系與商業管理系；(3) 工藝部之應用化學系、電訊工程學系及家政學系。這些科系在設立之初，完全是經過專家之詳細審慎研究，以謀適應本地社會之特殊需要，並經教育部之同意下開設的。其中中文系與馬來語文系代表着本地兩民族之語言文化，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將於另節詳細分析。電訊系、應用化學系及家政系的三系的開設，旨在配合新加坡工業化發展的需要，為當局及各廠家提供更多專業人材，並為本地青年造就多方面的就業機會，故其存在價值自不待贅述。而家政系與電訊系更為當前本地各高等學府所未開設者，應用化學系之課程內容也與其他高等學府有所不同，因此，前途可謂樂觀。

至於會計系與商管系，也都是當前現實社會所需要的一門課程。雖然政府正大力發展工業，但誰也不敢否認商業在本地經濟上所佔地位的重要性，而在以華人執商業牛耳之本地，培養華校出身的商業專門人材，深信是更能符合社會的需求，況又能兼通至少兩種語文，其對商界貢獻尤

大。南大雖也有此等課程之開設，但以本學院地處市中心，配合新加坡之商業社會，更能適應現實社會之需要。

因此義安學院科系之設立並不是如湯壽柏報告書所說的「重覆設置南大所已設置的課程」。報告書為要達到其改制義安的目的，捨本逐末，把義安學院一切成就一筆勾消，這是任誰也不敢苟同的。

提到「人才過剩」這一課題，我們要提出具體事實來證明報告書中統計數字的荒謬：「……新加坡大學學生人數為二千九百名，南大為二千一百名，而新加坡工藝學院有二千二百名，義安學院有一千名，因此，星加坡高等學府學生之總額為八千二百名。換言之，於一百八十萬人口中，每二百廿名之中有一名受高等教育，每三百六十名中有一名受大學教育。」（第四章：臨時之調整）

在這一項統計數字上報告書却犯上瞭一項嚴重錯誤，這種錯誤決不是無意的，企圖在「人才過剩」的掩飾下，以遂其改制義安的企圖。根據正確的統計數字顯示：在星大之二千九百名學生中有將近三十五巴仙，南大學生五十巴仙以上，工藝學院學生三十巴仙以上，義安學院之學生中之六十巴仙是來自星加坡以外地區，可謂非新加坡公民，他們在畢業後，却得回到原有居留地。因此，在星加坡高等學府學生總額之八千二百名中，真正是新加坡公民而有機會在新加坡工作者，僅有四千五百人左右而已。報告書企圖捏造虛假的統計數字以蒙騙世人，其所根據的理由是薄弱無力的。

4 關於入學資格之規定

我們翻遍了湯壽柏報告書，發現其對於改制後學生入學資格這一項重要問題，並沒有明確交代。報告書運用這類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字眼是別有居心的，企圖以此作為掩飾，以模糊人們的視線。但我們經過仔細地分析後就不難發現其真正意圖。報告書中有這樣一段：「範圍廣泛之各種訓練將準備星加坡青年參加正在轉變之商業與工業生活，此種類似公眾學院之任務將使義安學院於星加坡若一般高等學府是有獨特地位，因之此類課程應儘可能開放與各種語言媒介之學生。」（第三章：義安學院之任務）湯壽柏報告書也步王廣武報告書後塵，企圖以降低學院之入學資格與儘量開放與各種語言媒介之學生作為掩飾為變質義安鋪路，企圖把學院淪為一所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之初級學院。在這雙管齊下的打擊下，義安學院還有什麼前途可言呢？湯壽柏報告書甚至變本加厲強調義安學院應「招收與為新近成立工業訓練新生產技工事宜，將與經濟發展局密切合作以完成。」（第三章：義安學院之任務）以此入學資格而觀，改制後之

義安學院，其水準豈不是與一般普通職業訓練學校無異嗎？這點正暴露了報告書惡毒之本質。

5 以津貼義安學院為政府直接控制學院鋪路

湯壽柏報告書說：「……如果沒有政府之津貼學院於未來之擴充或發展難有任何之進展。」（第四章：臨時之調整）這種說法是否一定正確是值得商榷的。英國著名的牛津、劍橋大學，美國的哈佛、耶魯大學等大學為了維持學術的自由、大學的自主，不惜冒着經濟的恐慌的危機，拒絕接受政府有條件的津貼而一樣能聲震國際，成為學術研究的堡壘，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褒揚與學習的。就以本地之南洋大學而言，在未遭受改制以前，早已揚名海內外，人才輩出，為世界各著名大學所稱道，至於接受津貼後的今天，是否已有任何長足之進展呢？事實上是喪失了最寶貴之大學自主權與學術自由，而換取了與英文大學比起來微不足道的津貼，這種代價是太大了。

我們並不反對政府對於義安學院的援助，以義安學院目前之情況而言，政府之津貼是有助於學院之發展的，其實在政府口口聲聲之標榜着「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原則下，政府是有義務援助義安學院的發展。但是一切援助必須不能附帶任何條件，更不能以此為政府支配學院行政及迫害民族教育鋪路。依照報告書第六章：「草擬義安學院法則」之建議，義安學院改制後理事會將為學院最高管理與行政之機構，其組成如下：

- (A) 院長。
- (B) 由義安公司理事委員會就其委員中委派三人。
- (C) 由教育部委派三人。
- (D) 由評議會自其評議員中，除校長外委派兩人。
- (E) 由經濟發展部委派一人。
- (F) 由學院現任教員中推選一人。
- (G) 經本條(A)至(F)各節所委各會員之大多數同意後可自工商界知名之士中另外聘請三人。
- (H) 凡任職於學院內者將無被選為第一項之(D)、(C)或(E)各節中規定推派之理事資格。

由這一份名單以及改制後整個組織看來，我們很明顯地能夠看出，政府之假仁假義援助義安學院的發展，其真正企圖不過是在於控制學院、變質學院、剝奪其大學自主及學術自由的基本權利。

6 關於關閉中文系與馬來語文系的問題

湯壽柏報告書中對於中文系與馬來語

文系之被關閉隻字不提，却從側面道出，以此轉移人們的視線，這要比王慶武報告書來得更高明、也更狡猾。我們認為報告書建議關閉中文系與馬來語文系是政府迫害民族教育，崇尚英文教育的又一有力証據。也是新加坡教育政策精神實質所在。

(A) 關於關閉中文系我們認為：義安學院乃是一所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之高等學府，中文系之設立，不但絲毫沒有乖離社會的需要，相反地，它代表了新加坡絕大部分人民的語言與文化，既切合社會的需要，也是義安學院作為一所華文高等學府的精神特色。中華文化是有着五千年光輝的歷史和優秀的傳統，是世界文化主流，這一門學問不只是華族，甚至世界各先進國也在爭先鑽研，因此它實有發揚的價值。中文系的存在，不僅為各華文中學提供更佳的中文師資，不僅對於民族文化之傳承負有重大使命，且對於協助建立本地多元文化的教育，更有其一定的任務，這完全符合政府所提倡的所謂「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義安學院是一所華文學府，中文系是具有其崇高之學術地位的。自從南大被改制后，華文教育之發展已受了一次大摧殘，現在又輪到義安，以後對於華文之高深研究在星馬將求之無門矣。報告關閉中文系，藉以打擊華文教育的成長，與殖民地統治者的本色，完全是一脈相承的。

(B) 關於關閉馬來語文系，我們認為：這完全與政府之言論背道而馳。其實新加坡政府宣佈馬來語為國語之后，馬來語文系的存在價值早已是不容被輕易忽視、被抹殺的事實了。而現在竟無理地宣佈馬來語文系之壽終正寢。由此我們不難知道，所謂以馬來語為國語只不過是標榜而已，用以掩飾世人耳目的一種宣傳而其真正所寵愛的是英文教育。政府每年不惜發出巨款作為推動國語的用途，只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在於逃避人們的指責。假如政府當局有誠心發展馬來語文的話，它對義安學院之馬來語文系不但應該加以維護、保養，而且更要撥出巨款進一步加以扶助。誠然，馬來語文系在師資陣容方面，稍欠堅強，但馬來師資之缺乏，是本地高等學府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點即使是政府當局也是無能為力的。我們認為不論從任何角度看，馬來語文系實有存在的必要，馬來語文不但為新加坡及馬來亞之國語，同時也是本地兩大民族之一的母語，因此馬來語文在培養國家意識和促進各民族間的和諧工作上，實負有其不可推却的艱巨責任。

湯壽柏報告書無理關閉中文系與巫文系，是魯莽與鄙劣的行徑，「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種做法，是對中文系與馬來語文系的莫大侮辱，也是對於千千萬萬熱愛民族教育的社會人士的莫大侮辱，這是我們所不齒的。

7. 有關夜間班與先

修班的處置問題

湯壽柏報告書從頭到尾，對於其他各方面講得很詳盡，但對於有關夜間班與先修班在改制后應該怎樣處置這一問題却完全忽略了，我們認為這絕對不是偶然的事，報告書指出：「……從今年起現有班級不再招收新生，一俟一九六六年進入之學生於一九七〇年完成他們之學業，目前之處置辦法必須停止。」這一來，目前在籍的夜間班和先修班同學之利益被犧牲殆盡。以夜間班來說，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入學的同学，他們都要到一九七一年才能夠得到「學位」，可是舊制却須在一九七〇年結束。報告書並沒有為他們着想，替他們的前途作出結定。至於先修班同學也面臨同樣不幸的命運，他們的將來也沒有被報告書照顧到，在明年學院改制后，他們勢將被摒棄於門外。報告書一心一意要把義安學院變質為初級學院，完全沒有考慮到學院之特殊情况，我們對於報告書忽略夜間班及先修班利益的態度表示莫大的憤懣。

8. 關於教授之資格問題

湯壽柏報告書對於學院之教授極盡詛蔑之能事，企圖想藉此打擊學院之威望，它一方面極力強調教授陣容之重要，一方面却把義安學院之教授評得一文不值，通過這樣處理，以為就能使社會人士對學院之水準產生錯覺，作為改制義安的另一藉口。報告書這樣寫道：「……除少數以外，義安學院之教員未能予人以深刻之印象。……教職員多自海外聘請，資格最佳者所擁有之碩士學位，皆為美國不著名之學院與大學所頒發者。」這段似是而非的謬論，不但對教授是一種莫大的侮辱，而且也嚴重損及學院之尊嚴，從這一點，更可證明報告書完全是以白、勝兩位美國老(人旁)之意見為依歸，對於學院之情況並沒有真正瞭解。

我們試舉出事實來擊破報告書中的謊言，根據一九六六年義安學院教職員統計表之顯示，本學院教授中擁有博士學位者有六人，都是知名學者：

- (1) 溫步頤博士，金陵大學理學士，燕京大學科學碩士，德國工藝大學博士，曾歷任金陵大學教授，台灣東海大學教授兼理工學院院長，台灣水泥公司副董事長，中央電氣廠工程師，新竹玻璃廠總工程師。一九六〇年曾獲得富博來基金資助，赴美國賓州大學從事博士學位以后之專門研究一年。
- (2) 李辰冬博士，早歲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得文學博士學位，曾歷任中國

河北省立六師範學院，天津工商學院，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台灣師範大學等教授二十餘年，對詩經研究，尤其創見。

(4) 楊善秋博士，得馬來亞大學理學士，英倫 BRANTRIDE 大學數學博士。

(5) 蔡篤恭教授，獲得德國工程博士。

(6) 彭濟生教授，獲得食品化學博士。

各系系主任方面，除上述之化學系系主任溫步頤博士外，其他各系系主任資歷如下：

1. 中文系系主任巴壺天，曾任國立編譯館編纂，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系及國文研究所教授，中華文化學院中國文化研究教授，先后凡十餘年。對禪宗造詣之精，海內外一人而已。

2. 巫文系系主任孟南教授，印尼大學文學士，曾主同教學院講師二年，南大巫文科講師及副教授六年。

3. 商管系系主任劉行驊，獲卡爾登大學文學士，密歇根大學碩士學位，歷任四川大學，大夏大學教授，國立貴州大學法商學院院長兼工商管理系主任，南洋大學註冊主任兼經濟系及工商管理系主任。

4. 會計系系主任陳楚菊，得美國衣阿華大學商學碩士，曾任台灣成功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四年，淡江文理學院商學系教授四年，中國農民銀行會計處組成及科長八年，中國國營中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及副廠長六年，美國 BOOTH 漁業公司會計師二年。

5. 電訊系系主任關東伯，北平工業大學工學士，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工學碩士，歷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香港珠海書院及聯合書院等校教授，先后逾三十年，為工程學界前輩。

除此之外，本學院尚有擁有碩士銜頭者超過十七人以上，以及其他世界各著名大學畢業之教授、講師，都是國內外著名的學者，著作等聲，資歷豐富，在此不遑一一錄出。湯壽柏報告書完全以猜測的態度貶低學院之水準，教授之陣容，可謂不攻自破的謬論。

9. 關於改制後學院之獨立問題

湯壽柏報告書建議義安學院必須脫離義安公司成為一獨立機構，這點原則上是好的，但我們對於其動機却不得不感到懷疑。從義安學院改制後之整個組織看來，無疑的，這是政府用以直接控制學院的手

段。我們認為學院之獨立必須有基礎，才能堅固，沒有基礎的「獨立」，將無助於學院今後之發展。湯壽柏報告書對於學院之獨立，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內容，對於政府支助學院的方式隻字不提，這是令人費解的。報告書這樣建議道：「……我們建議公司資助基金以奠定學院之基礎，由此該院即可依照正確之方向改組（其實是變質），從而獲得教育部之補助，及請求政府之津貼，加以公眾人士之捐款與捐獻，必須使學院和我們建議的預期地發展（即成為配角的英文初級學院）。」（第三章：義安公司之貢獻。）

在這裡，我們看不出改制後的義安學院，在行政學術方面有何獨立自主，在經濟上有何保障。政府期望公司先撥款奠定學院之基礎，始允酌量津貼，但以義安公司過去一路來的態度而言，公司是否在這方面願大力支助？是值得懷疑的，報告書中建議義安公司應捐獻：

(1) 建議中之義安學院院址，即將在克里曼的路與建

(2) 目前義安學院在登路之院址。

(3) 所有給予學院之補助金與捐款。

(4) 義安公司每年淨入息之一半。

但義安公司總理林守明先生對於建議中的第二項已加以拒絕，對於建議中之第一項僅答應將地皮暫租讓與學院，而租金捐與學院作為發展用途。對於建議中之第四項僅答應捐助每年不超過十萬元之款項為限。至於公眾人士，對於改制後的義安學院是否有興趣，是值得懷疑的。建立在這種薄弱的基礎上的學院，將永遠停滯在初級學院的階段，作為職業訓練的一個中心，更談不上有甚麼學術研究的價值可言。

10. 同學之前途利益被犧牲殆盡

湯壽柏報告書不幸於明年在義安學院橫行無忌的時候，也就是意味着義安學院在發展上面臨着夭折的命運。同學之前途利益也將因此被犧牲殆盡。現有之學生，在政府當局看來，只不過是過渡時期的產物，現有之課程也將隨着改制的到來逐步加以淘汰。各系之畢業生將面臨「後繼無人」的悲慘命運。而學位文憑也將成為不值一文的廢紙。雖然報告書由於「既然學院已公佈頒發學位與目前所開辦之各系班級，我們惟有推薦頒發學位文憑與目前各該系之畢業生。（第四章：臨時之調整）」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勉強答應頒發學位給舊制四屆畢業生，但一方面却又指出：「以義安學院目前之情形而觀，經費缺乏，設備簡陋，教員不足，所要求成為大學並授予學位等情，實有待於謹慎之考慮與研究。」無疑的，這段話已給舊制四屆畢業生當頭一棒，並嚴重褻貶了學位的價

值。報告書一直存心打擊義安學院之聲譽及犧牲同學前途利益的醜惡陰謀，在這裡更徹底暴露無遺。

小 結

湯壽柏報告書的精神實質和美國佬白、勝報告書以及南大王廣武報告書完全是同出一轍。都是以英文教育源流的觀點為出發，否定了民族教育生存的社會意義。我們很難指望這些評價會有正確性和科學性，湯壽柏報告書比起王廣武報告書來得更毒辣，更徹底。它在變質義安之餘還強制學院必須降級為初級學院。〔發展研究委員會〕不去研究義安學院應如何從原有的基礎由小到大逐步發展，反而越權過問義安學院的存在，強蠻無理的變質義安，其動機與居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我們從上述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 (1) 湯壽柏報告書已違反了創辦義安學院之宗旨，即以現有之基礎逐步向上向善發展。
- (2) 報告書無理褒貶學院地位，而淪為高級中等教育內之初級學院。
- (3) 無理關閉中文系與巫文系，是企圖消滅民族教育的證明。
- (4) 報告書企圖以〔沒有政府之津貼，學院難有發展〕的藉口，為政府直接控制學院鋪路。
- (5) 企圖改變教學媒介語。
- (6) 危害全體同學之利益。
- (7) 誣蔑學院之教授及侮辱神聖高等學府之尊嚴。

基於湯壽柏報告書主要精神在於控制義安，把義安學院淪為初級學院，改變義安之教學媒介語，改變義安作為民族高等學府的特質，完全違背了義安創校之宗旨和廣大社會人士的期望，完全抹殺同學之前途利益，因此，它根本不能作為發展義安之藍本。身為熱愛民族教育的每一份子，是決不肯坐視這批〔英語至上〕者變質義安，摧毀民族教育的醜惡意圖得逞的。

我們的立場、態度與建議

(一) 立場

我們的立場是明確堅定、矢志不渝的，我們堅持學院必須保持一間華文高等學府的地位，她必須在現有之基礎上，向上向善繼續發展。在此，基於以上基礎，我們願重申五大原則：

(1) 〔發展研究〕、〔顧名思義〕，是對義安學院今後發展前途作出深入的研究，並提出建設性的建議。我們將不承認一切別有居心的大胆〔假設〕，更不許作出一些不是份內的刪改或建議。

(2) 三部七系不能無理刪除。

(3) 學位制更不能藉故刪掉。衆所周知

，學位不僅確定同學的程度與資格，也確保同學的前途和利益。

(4) 由學院逐步發展成為大學，是符合由小而大，向上向善的教育原則。報告書企圖在義安逐步發展為大學的道路拉後腳，否定義安學院高等學府的地位，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5) 維護大學學術，行政的獨立主權。我們堅持維護民族教育，保護義安的堅定立場。

(二) 態度

我們宣誓將堅持維護民族教育和捍衛義安的堅定立場，絕不屈服，絕不妥協。當學院面臨嚴重考驗時，我們將動員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粉碎任何摧殘民族教育，變質義安的企圖，湯壽柏報告書的危害本質，我們將在以後一系列的給予詳細分析，並揭穿它的花言巧語與暴露它醜惡邪毒的真面目。我們深知，學院的發展與我們是有着唇亡齒寒牢不可破的關係，我們更感到我們責任的重大。我們絕不允許湯壽柏報告書作為變質義安的藍本，讓我們團結一致，不惜任何犧牲與代價，堅決粉碎湯壽柏報告書，堅決保衛華文教育！

(三) 建議

我們在對於湯壽柏報告書給予詳細地分析、研討與批判後，擬在此進一步提出我們對於學院今後發展的幾點建議：

1. 我們懇切呼吁義安公司董事諸公，應該摒棄彼此間的成見，通力合作，以同學之前途利益為重，共同為學院的發展，民族教育的生存克盡天職。

2. 我們堅持義安學院必須由現有之基礎向上向善發展，才符合學院創校之宗旨，也是全體義安同學及關心民族教育人士的共同期望。義安公司不應該以經費不足或其他藉口，漠視全體同學之要求，而接受報告書作為改制義安之藍本，出賣同學之前途利益，這是我們所不同意的。縱使義安學院之現況有不盡善處，應該設法加以克服改良才不失華人艱苦辦學之精神。

3. 政府雖然口口聲聲標榜着〔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在過去，政府也曾公開答應津貼義安，扶助義安學院的發展。可是事實上，義安學院創辦至今，經費一向拮据，設備也嫌不足，可是政府當局對此却視若無睹，始終未曾履行諾言。如果政府對於華文教育的發展有興趣的話，他早就應該撥款資助義安，這種明智的措施，當為人們所讚揚。但我們必須強調：一切援助必須不能附帶任何條件。

4. 華文教育在南洋一帶的發展，歷來都是風風雨雨，艱苦鬥爭中成長的。然而，華文教育雖經過無數殘酷打擊，仍能屹立不動，延續至今，這證明了華文教育本

身是充滿着無窮的生機活力永遠抗擋得住狂風暴雨的摧殘。任何企圖迫害華文教育發展的行徑，我們絕不低頭，絕不妥協。因此，我們認為義安公司對發展華教，扶植義安應有信心，公司不應以經濟困難或其他壓力置同學於不顧，讓百年樹人的千秋大業因此功虧一簣。我們認為義安公司必須設法突破一切困難，謀求學院合理的發展，全體義安同學必做你們的後盾，群策群力，共謀學院發展。

5. 一味幻想獲得政府之津貼，而不惜出賣民族教育，犧牲同學之前途利益，這是我們所要堅決反對的。政府津貼義安，扶植華教發展，這是理所當然的，但企圖以津貼的藉口而使學院淪為初級學院並喪失學院之自主權及學術自由，這是我們所要堅決反對的。所以我們建議要解決經濟上的困難，惟有打開門戶，讓大家能夠有機會盡一份力量、衆志成城，使義安向上向善發展的正確途徑。

事實上，本會早於今年五月校慶提出公辦建議，讓義安學院在社會人士支持下蓬勃發展。至於具體內容，可委任一個由專家、公司代表、社會賢達及學生、教職員代表所組成委員會處理之，但我們要慎重指出：不管今后義安由何人來辦，如何辦理，都必須在不違反本會所堅持的五大原則下進行，否則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

總 結

〔湯壽柏報告書〕企圖變質義安，將義安學院淪為初級學院的醜惡目的，在照妖鏡面前，原形畢露。我們堅信，義安全體同學定不會被其表面現象，花言巧語所蒙蔽而忘却其醜惡的本質。

故此，我們堅決反對接受報告書作為改制義安的藍本，我們更不許讓極少部份的人毫無原則地去追求一小部份有毒的麵包，斷送學院前途，出賣民族教育。

我們深感責任重大，在民族教育、義安前途，面臨嚴重考驗的時刻，我們是再也不能袖手旁觀，坐以待斃的！令我們痛心的是，一小部份平日滿口「禮義之道」之人士，今日在學院面臨生死關頭之際，甘心為虎作倀；更有一些無恥之徒，乘火打劫，企圖混水摸魚，以遂其卑鄙醜惡的目的。雖然我們深感前景的坎坷，迂迴曲折，但在真理面前，我們莊嚴宣誓：強權底下不低頭，我們將鼓足幹勁，奮勇前進。

現在，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我們必須表達我們的意見，保衛義安民族教育的正純性，是每一個有民族尊嚴，熱愛民族教育人士的共同願望！

民族教育萬古常青！

華文教育萬壽無疆！

目



錄

- (一) 序 言
- (二) 湯壽柏報告書產生之根源
- (三) 透視報告書的精神實質
- (四) 我們對於湯壽柏報告書的幾點看法
 - 1. 湯壽柏報告書旨在把義安淪為初級學院
 - 2. 湯壽柏報告書企圖變更義安學院之教學媒介語
 - 3. 在「人才過剩」與「適應社會需要」之藉口下遂其改制之意圖
 - 4. 關於入學資格之規定
 - 5. 以津貼義安學院為政府直接控制學院鋪路
 - 6. 關於關閉中文系與馬來語文系的問題
 - 7. 有關夜間班與先修班的處置問題
 - 8. 關於教授之資格問題
 - 9. 同學之前途利益被犧牲殆盡
 - 10. 關於改制後學院之獨立問題
- (五) 我們的立場、態度與建議
- (六) 總 結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

